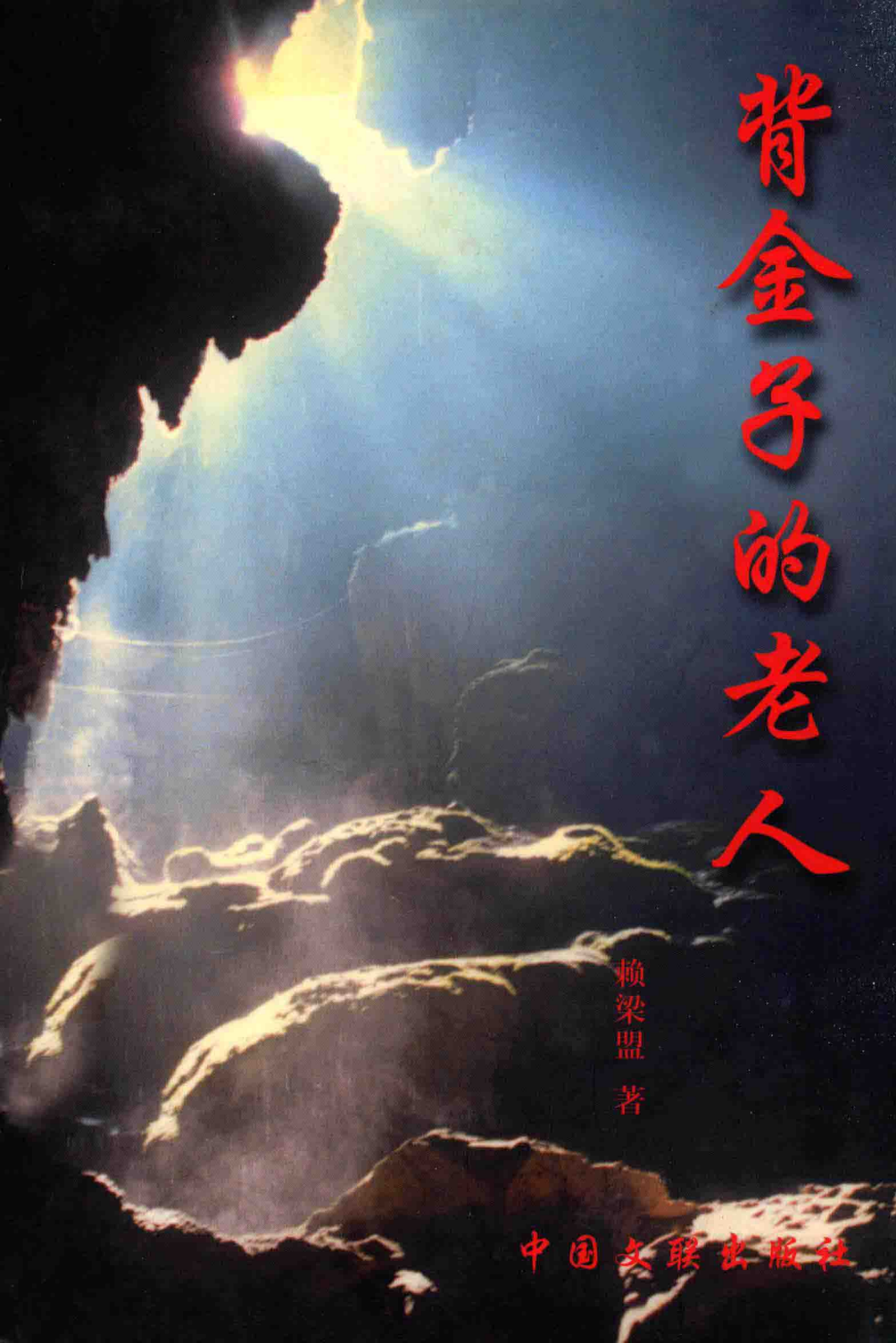




背金子的老人

赖梁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背金子的老人

赖梁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化艺术文丛/艾子、夏寒主编—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6

ISBN7—5059—3463—5

I. 当… II. 艾—夏… III. 文学—作品集—当代 IV. 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定(2002)第44300号

书 名	背金子的老人
作 者	赖梁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唐启文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和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463—5/I.2460
定 价	18.00元

有一年的冬天，大山里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已经下了几天几夜了，瑞雪象蝴蝶一样，在迷^①茫^②的天空中飞了好一阵子之后，又纷纷扬扬^③的，就飘落^④在地面，挂在树枝儿上。大树尖儿被大雪压弯了，小树儿被大雪压断之后就一声不响地躺在雪棉被上。好大好大的一场雪啊。

这时候，大山里全染成银装素裹的世界。雪^⑤盖^⑥的山尖，淡^⑦然^⑧苍^⑨白的林子，全都融为一体。只有蜿蜒曲折的峡谷，泉水依然叫^⑩地奔泻。河面波光粼粼，薄^⑪的冰层象船儿一样顺水漂走。

这时候，如果在直升飞机上俯瞰，这条峡谷，象一条浅蓝色的玉带，美得让人心醉。

这时候，大山里再也找不到蔬菜吃，园子里仅有的一点^⑫白菜，也被大雪压烂。没有蔬菜吃，就吃干菜。干菜的品种很多，有各种晒干了^⑬的豆子，八月豆，四季豆、豌豆，还有竹笋、洋芋片儿，红薯干片儿。

这天，我扎^⑭实^⑮地睡了一个好觉。起床

序

戴明贤

与本书作者相识多年了。开始是编辑与投稿作者的关系，渐渐成为纯粹的朋友。他给我的突出印象，一是执著进取，二是厚道豁达。一晃十多年过去，梁盟以过人的韧劲和毅力，从业余教育的渠道学法律，成为一名干练的职业律师。他同时在以函授方式学写作，我也是知道的；但直到他抱来这部书稿时，我才知道他已经发表了这么些小说，要结集出版了，足见他坚毅如故。

梁盟幼年生长在农村，后来长期工作在基层，并且从事的是经常接触各色人物、各种案件的律师工作，加之从小就善于讲故事。具备了这几项优势，他笔下的农民和乡镇平民的生活故事，就显得真实、厚重，时有妙趣。像《黑人》、《夫妻》、《背金子的老人》等篇所叙述的人生故事，都令人感到揪心。《送葬》像一幅乡俗速写，天真有趣。梁盟的写作，正是以浓烈的泥土味取胜。当然，如以鲁迅所告诫的“取材要严，开掘要深”来衡量，还有差距，

特别在开掘的深度上。梁盟熟悉农村乡镇的民间语言，叙述和对话虎虎有生气，没有苍白无力的学生腔；这也正是他的泥土气息的重要因素。但时有走得过头的地方，对一些太粗糙的口语提炼不够，或是使用了太生僻的方言，一般读者难以理解，更不知其妙处。以上两点，或许应当是梁盟今后写作须着力思考的课题罢。

梁盟不弃，嘱为他的小说写个序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阅读兴趣趋向于纪实的散文随笔等体裁，对小说就日益隔膜了，只能写下一点肤浅的读后感，以报雅命。

二〇〇二年四月十六日



作者简介

赖梁盟(笔名赖榆),男,1953年3月生于贵州省贵定县城关镇。于西南政法大学本科毕业,现任贵州省司法厅基层处处长。兼任中国人民调解员协会理事,贵州省人民调解员协会常务副会长贵州省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贵州省“148”法律服务协调指挥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法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当过知青、工人、文艺兵、商人、检察官、执业律师、公务员。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获1994—1995年两年度中国律师报特约记者一等奖,1996—1997年两年度二等奖,至今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曲子等三百多篇。

目 录

爱情周折·····	(1)
起点·终点·····	(27)
夫妻·····	(34)
银狗·····	(42)
金狗·····	(52)
那人·那牛·····	(64)
送葬·····	(74)
沉寂的麦溪河·····	(83)
律师札记·····	(90)
秋月·····	(103)
田间的琴声·····	(116)
背金子的老人·····	(141)
园宝·····	(181)
残废人·····	(187)
黑人·····	(203)
蛮牛·····	(222)

爱的周折

—

我是贵定人，属于大龄青年，还是个城关镇边上的农村户口。长成大男人了，长辈们关心，同龄人关心，就连娃儿都争着要闹新房要吃喜糖。全家人为我找对象焦透了心。象我这般年纪的农村青年长得太一般，一米六五的个儿，方块粑果样的脸，胡须已刮起桩桩，不修边幅，着一身普普通通的蓝的卡衣裤，有时也穿洁白的老公安服，我大哥送的。长这么大，没玩过西装。但是，我很清高，我能把《红楼梦》这本书背下来，说来倒是有点夸张，但是，我瞧不起丑的、低能的、抑或是无所追求玩世不恭的姑娘。

这么些年来，看得上我的姑娘，我不喜欢；我相中的姑娘，人家嫌我条件差。高不成低不就的，让人十二分的苦恼。

在我们这个小小县城，象我父亲这样的中层干部也不多见，他当局长，从来不关心我的前途。母亲要不是农村户口，我也早就工作了。我们家，是典型的半边户。

临近除夕，我很忙，打糍粑，杀猪，准备丰盛的年货。中国人真怪。平时，不会愿意这样匆匆忙忙，累到除夕这几天，忙个够，乐个够，玩个够，吃个够，也觉得舒服。年货基本准备好，我可以歇一歇了，姑妈、表姐、大哥、大姐、还有那可爱的小侄儿，都到我家来过

年。这些年货，已经足够了。即便不够，临时再买，吃个新鲜。

除夕这一顿的烹饪手艺，要看母亲的，她不要我们沾边儿，因为远方客人几年才来这么一次，匆匆几天，又要赶回单位上班。

我赚得休憩，倚着大门方，看人过路。她骤然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斜过眼睛，送来一个笑。她长得很迷人，眼珠子很大，很有情，眉毛犹如柳叶，高耸的鼻梁，灵利小巧的嘴巴。她是干居民，高中毕业后待业。有时跟她母亲在街上卖点木耳花生米什么的，她家很有钱。在家里，她是个高傲的娇嫩的“半吨”小姐。父母啥事都爱顺着她。

我不敢有非份之想，作为一般认识的姑娘，我很随意地向她打招呼：“爱丽，来家坐。”当然，我很随和地笑了一声，似乎有些勉强。

“不坐了，回家帮助做点事情，老是吃现成的，也不好意思。以后成个家，哪个做给我吃，是不是。”她莞尔一笑，我瞧准她的脸颊中，镶嵌着两个迷人的酒窝，象缀在她容颜上的两颗晶莹的星斗，闪烁着诱人的光束。

“有时间来玩。”我只好这么回敬一句。她不知怎么，我又补充一句：“要不，晚上来玩。来我家熬夜。”每个除夕之夜，我都要玩个通宵达旦。话刚出口，我又有些尴尬，因为我怕她不来。在我心目中，她是个很清高的人。象我这样的个人条件和家庭条件，是不敢高攀的。

“好。晚上我一定来玩。”她又投来一笑，笑声很甜蜜。

“一定。”我又补充了一个肯定句。

“一定。”是她自己说的。

她将长长的港式黑发摆朝脑后，一挺高耸的上半身，昂首前去，娇媚而诱人。

我伸伸手，扩扩胸，心里万般惬意。

等待。耐心而又着急的等待。

二

匆匆吃完午饭，我早早地就把糖果、水果、葵花、花生等准备好，耐心地等待着爱丽的到来。

可是，眼睛望穿了，爱丽也没有来。

爱丽来的时候，电视里的播音员已宣告新年伊始了。

爱丽陪我们打扑克，大哥大嫂做一家，我和爱丽做一家。

我和爱丽打得很投机。有时，她趁大哥大嫂不注意悄悄做手势，告诉我她有大鬼或老 A 什么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的牌风很顺，心情也很舒畅。不久，大哥大嫂带小侄儿睡觉去了。屋里，就留下我和爱丽。

屋外，凛冽寒风呼啸地吹了一阵子，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来。

爱丽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哎哟，好冷。

我揭开炉盖。火快燃成灰烬，难怪，我也觉得冷嗖嗖的。不知道都想些什么去了。我加点木炭，火星迸出来，真象放礼花。不一会儿，房里又变得暖烘烘的。

“拉一首歌来听。”爱丽突然有些腼腆。

“我自幼学小提琴，自认为拉得不错，爱丽这么说，我求之不得，只要能陪她多坐一会儿，我做什么，也心甘情愿。

我提来提琴，校准弦儿，拉了一段《小夜曲》。这是《天鹅之死》的选曲。

爱丽轻柔地哼着歌词：

我的歌声穿过深夜
向你轻轻飞去
在这幽静的小树林里
爱人
我等待你……

“唱得真好，”我停下来，情不自禁地紧盯着爱丽。

爱丽见我痴痴的样子，捂住嘴笑了，笑声象清冽冽的河水。

我顿时象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羞赧地垂着头，故意用火钳打开炉盖，胡乱拨弄着火儿。

爱丽见我有些尴尬，止住了笑，扯起了小时候的事，这么一来，我也没有拘束感了，天南海北，聊得十分兴奋。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好象天快亮了，爱丽坚持要回家，我只好相送。

路灯下，拖着两条长长的人影儿，留下一路不深不浅的鞋印。不一会儿，大雪又将鞋印覆盖了。又是雪皑茫茫的一片。

我觉得，夜朦胧，人朦胧，爱朦胧，情朦胧，就连这充满虚幻的世界，也显得朦朦胧胧的。

三

天边明亮了，世界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皎洁，象一张白纸，没有污泥浊水的污染。

我的几个伙伴，见我昨晚上没有去熬夜，今早上也没有来叫我。我打算上床打个盹儿，眼睛很涩，困极了。

一阵鞭炮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感到很忿懑，因为我还在甜梦里。干脆拉被子蒙住头，准备再睡一会儿。

还没有入眠，就听见爱丽在屋外叫我的名字。

“来啦。”我不敢怠慢，赶紧穿上衣裤。开门出去，只见爱丽笑吟吟地站在门口。

“照像，雪景，去不去？”爱丽说话时，荷包里摸出一个富士胶卷。

“就我们两个？”

“你还想叫谁去？人少清静些。”

我不再发问，心情很激动。我带上大哥的珠江牌相机，就和爱丽走了。

爱丽又换了一套衣服。豆绿色的滑雪衫，浅灰色的裤子，黑色牛皮靴。我还注意到，爱丽化了淡装。她这样打扮，太美了。我心里甜滋滋的。因为过路的行人，都要向我们投来一瞥。当然，人家不是看我，而是看爱丽。人家即使看我，是因为我不配她。也许。

小县城里没有公园，城郊也没有合适照像的地方，我们只好到水爬岩。那里有条洛北河，有成片成片的松树、柳树、桐木树，还有杨梅树、桃树、梨树、银杏树。

“喜欢这儿吗？”爱丽笑着，盯着我，抓起地上的雪，撒在我的身上。

我点点头，笑了。弹去身上的雪花。

“喜欢这儿的一切吗？包括我在内？”

我不加思索，随即点了点头，笑了。

“真的喜欢我吗？”她倏然停住，单刀直入地说。

“真的。”

“你看，那是什么？”她往旁边一指，我刚歪头过去，她就跑过来，抱住我的双肩，在我冰冷的脸上吻了一下，就蹦跳着，跑到前面去了。笑声一串，象银铃，象一路歌声。

我摸着热呼呼的唇印，心里甜丝丝的。

这时，我看见爱丽躬着腰，手捂着嘴巴，头一点一点的，好象在发呕。

我奔向前去，扶住她的手：“怎么啦，感冒？”

“好了。”我勉强地笑了笑：“没事儿。”

照像开始了。

一张如花似玉的脸儿，托在手心上，歪着脑袋，柔情地微笑。

“咔嚓。”

我呵着皱裂的手背，给她选景。

雪树下，一个婷婷玉立的美女，右手拉着一枝树枝，黑发随风拂起，左手挥着红色纱巾。

“咔嚓。”

爱丽把相机支稳，为我对好焦距。

“别动。”她突然跑到我身边，靠着我的身子。我还来不及反应，“咔嚓”一声。“快拍。”她说。

我扭着旋轴，一看，已经扭不动了，标出三十六张，就是自拍，好险。

“完了。”我感到很遗憾。

“这才开始。嗯。”

“嗯，开始。”我会意地点点头。

那夜，我失眠了。做了个美梦。

四

以后的几天，我和爱丽几乎天天约会，我害怕她是玩弄我，经过观察，我才相信了她“晚上做梦，我也和你在一起。”这是她亲口说的。

正月初六那天夜里，轮到我值夜班。

我和几个朋友承包村里的面房，轮流值班，各负其责，面房设在八一村，正好在麦溪河边。庆照桥横跨东西两岸。以前，这里是部队的驻地，很热闹象个小社会。现在，部队搬迁了，这里就变得空空寂寂的。我把炉火烧旺，顺手翻开《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

这时，屋门开了。

“哪个？”我弹去书面贴着的煤灰。

爱丽笑吟吟地站在我面前。

你不是说要去你舅舅家？”我有点吃惊地问道。

爱丽笑了笑，把风衣丢在床上，拉过一张椅子，说：“不欢迎？”

“欢迎、欢迎！”我瞥一眼爱丽那双含情的眼睛，心急促地跳起来，慌忙低下了头。

“你在想哪样？”爱丽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

“没，没想什么……”

“你怎么象根木头。”她靠了过来，撒娇般地说。

其实，我很了解爱丽的心思。我真想站过去，搂她，亲她，甚至将她抱倒在床上，但是，我没有男子汉的这点勇气，我怕她指责我，生怕玷污我们那纯洁的感情。因为我们毕竟才接触几天时间。

我看见她的眼睛红了，屋里的空气让人窒息。我拿起小铁铲，起身去铲煤，经过她身旁时，她伸手抱住我的腰，全身软绵绵地扑倒在我怀里。我已经顾不得其他，两只手象两条铁索，把她搂紧，怕她跑了似的。

我们谁也不说话，静静地享受着异性相吸的甜蜜。

难怪，有人说初恋是圣洁的，难忘的。真要我的命。

木椅被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掀倒了，我弯腰扶起木椅，并拎起铁铲去铲煤。她站在原地，理着蓬乱的黑发。只听见屋里有喘粗气的声音。

“我们烧糍粑吃，吃完了，我就送你回去。”

她不说话，嫣然一笑。但那笑声表现出此时此刻的不自在。

虽然没有白糖调味口，我们却也吃得很香。

那晚上，她不愿回去，我们就坐着烤火，聊天。累了，又换个方法，唱歌。她唱《丽达之歌》，我唱《拉兹之歌》。虽然我们唱得不好，但是都很舒畅，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浪漫的格调。这是在表达一种爱恋之心。

深夜一点了，我们还兴致勃勃的，当然，总不可能坐一晚上，得要多少睡一会儿。整个屋子里只有一床被子一张床，我们不可能打伙睡在床上，我让她在床上睡，我就用沙发拼起来，想在沙发上睡觉，她不干。说死也不干。

以后的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反正，我做了性爱的俘虏。直至屋顶发白的时候，我们还一丝不挂地躺在热烘烘的被窝里，抱成一团。

我们起床后，刚整理好屋子，接班的李姐就在屋外咚咚咚地敲门。

我开了门，很不好意思，为难地笑了。

隔了一会儿，爱丽上厕所去了，李姐就悄悄地对我说：“恭喜你，她已经有那个了。”

“她怀上了。”

“哟，不要乱说。”我不相信刚睡了一夜，第二天就可以看出什么迹象。

“狗哄你，我看见她在外面呕。我是过来人，你还骗我，肯定有快两个月了。”

顿时，我愣住了，我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道儿，我不相信她会是个感情的骗子。但是，李姐已是四十岁的人啦，她是个实在人，不会讲假话。两个娃儿的母亲，是有丰富经验的。

咋办，我苦恼极了。

昨天晚上，又象一场支离破碎的梦。

五

关于生理卫生方面的书籍，我以前从来不看。自从那早上听李姐说了之后，我就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看，譬如《健康与性》、《生育的知识》、《等待孩子出世》等等。我深信，爱丽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肯定是另有其人。

我感到惆怅、气恼，烦乱。我的背上，象驮着沉重的十字架。

在母亲面前，我不好开口。在父亲面前，我仍然不能启齿。真让人为难极了。如果没有发生守夜那晚上的事，我一定会不理她

的。

夜阑人静，我不能入睡。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做了个怪梦。

一个剽悍的男人，凶猛地撕去爱丽的衣裤咆哮、呐喊，震撼着山野，受伤受辱的爱丽，偷偷地哭泣，涔涔地落泪。

“啊！”

我惊骇着，从恶梦中醒来，全身都在颤栗，热泪簌簌地滴在枕巾上。小闹钟象一把铁锤，一下一下地，击在我的心上。

我自己捅了漏子，不敢声张，我是个很虚荣很爱面子的人。

一大早，我去茅厕里解溲，由隔壁传来女人的声音，尽是些嘲讽和讥诮。

“听说爱丽勾上陈刚了？”

“我还听说，已经睡上了。”

“爱丽也要不得，把娃儿栽给他，陈刚历来很憨厚，这回倒了大霉。”

.....

我出了茅厕，全身犹如蜂子蜇了一般疼。心里蒙上了一层阴霾。

我和爱丽的事，很快就传了出去。为了避免矛盾激化，经两家老人磋商，决定为我和爱丽举行婚礼。

我们的婚礼，几乎是在哀乐声中举行的。婚后第八天，就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六

冬天的夜黑得很早，还没吃完晚饭，暮色就在屋前屋后展开。

以前，我是个电视迷，可以从新闻联播，一直坚持到预告明天电视节目。可是最近，再好看的电视，我也无心去看。今晚是本县